

珍藏版

グレートジャーニー全記録Ⅱ・寄道編

我々は何処に行くのか

伟大的旅行

—— 采风篇 ——

[日] 关野吉晴 ©著 侯蔚霞 张哲©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伟大的旅行

采风篇



グレートジャーニー全記録ニ・寄道編

我々は何処に行くのか

〔目〕关野吉晴〇著

侯蔚霞 张哲〇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旅行·采风篇(珍藏版)/(日)关野吉晴著;侯蔚霞,张哲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7-213-07629-9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6-370号

I. ①伟… II. ①关… ②侯… ③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7548号

上架指导:旅行/游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崔爽律师
张雅琴律师

伟大的旅行·采风篇(珍藏版)

[日]关野吉晴 著

侯蔚霞 张 哲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蔡玲平

责任校对:张谷年 王欢燕

印 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67千字

插 页:14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7629-9

定 价:76.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中文版序

得知《伟大的旅行》要出中文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大约 700 万年前，诞生于非洲的人类先祖从猿人进化到原人，最后又进化成我们人类的祖先——智人。如果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在五六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仿佛一瞬间就迁徙到世界各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落地生根。现今，地球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人类生存。

猴子中往北行进得最远的要算是日本猕猴了，但是也仅仅是北纬 41 度而已。而人类则在两三万年前就到达了北纬 60 度的地方，最终甚至有人在北极圈内定居。其中的一部分人则跨过新大陆，将足迹推进到南美大陆的最南端。

动物物种在新的土地上完成身体的进化，最终适应的个体得以生存。与之相比，人类各民族在身体结构上的差异并不大，而是通过后天创造的文化与环境相协调适应。也正因如此，行进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类创造出的文化种类之多，着实令我们咋舌。

在这本书所记录的“伟大的旅行”之后，我于 2004 年开始了一次新的“伟大的旅行”。这一次，是为了探究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从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到达了日本列岛。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岛国。人们可以从北方、西方以及南方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也可以说，日本列岛就是东游的人们云集之处。人们来到这里，在接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同时，创造出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新的“伟大的旅行”的最后行程中，我使用了手工制作的没有发动机的皮筏，经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最后抵达日本冲绳。虽然在途中遇到过种种困难，但我还是于 2011 年 6 月完成了新的“伟大的旅行”。希望以后也能向大家讲述我在新的旅行中的点点滴滴。

関野吉晴

引言

感谢父母的偶然相遇，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若当时母亲和别的男人结婚了，所生的孩子有着别的基因，就完全没有我的存在了。同样道理，爷爷奶奶的存在也是这样的。再往上，曾祖父母也是如此。

研究者们把30年算为一代，这么说来，我10代之前的先祖应该生活在江户时代^①。100代以前的，就到了绳文时代^②了。再往前，5000代之前的，也就是15万年前，那应该是人类出现的时候吧。也就是说，现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还包括现代的土著民族，在5000代之前是有着同一个祖先的，而且充其量也不过只有5000代。反过来说，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中，虽说随着新时代的产生出现了人种差别，但这也只不过是外表上的差异，而其本质却是一直保持不变的。

我此次旅行的最初动机是想从我熟悉的亚马孙河流域以及安第斯山脉的土著民族那儿追溯一下蒙古人种是从哪儿、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去那儿的。然而，随着我对蒙古人种特征的研究逐渐加深，我发现“蒙古人种”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

例如，说到“蒙古人种”，最有名的特征就是蒙古斑。不过，据说2%~4%的高加索人种也是有这种青斑的。而且，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有这种青斑。在西伯利亚东端的楚科奇，有一个关于蒙古斑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在包括阿依努族的北方土著民族中广为流传：人死之后，虽然肉体不复存在，但魂魄会回归天界。不久之后，

①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1603—1867年。——编者注

② 绳文时代是日本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编者注

魂魄便会返回人世，附在他的子孙身上。要是孩子顺利生下来自然就没有问题了，但还有一些孩子会生不出来。这时候，精灵就会用它的宝器轻轻地拍孩子的屁股。因此，难产生出来的孩子会带着青斑。我在楚科奇见到了好多带着青斑的孩子，可符合这个传说的孩子却并不是很多。

前日，我遇到了一个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朋友，她跟我说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最近，在她就职的医院里出生的小孩大多都没有蒙古斑，在遇到了带青斑的小孩时就会有护士向她报告：“这孩子身上有一块青斑，这可怎么办呀？”我想，可能是由于营养状况以及环境的改变，使得青斑出现变化了吧。

又如，可以通过肤色区分人种吗？据说源于印度的雅利安人属于白色人种，但他们比日本人还要黑。雅利安人也去过欧洲，但最终还是把目标锁定在东方，他们征服了印度的达罗毗荼人，获得了统治权。在这里，由于长期受气候、强紫外线的影响，肤色肯定会有变化。同样，脸的凹凸度和长度以及身高也会受到气候的影响。

再如，通过基因研究就能区分人种吗？也就是说，例如，含有“A”基因就是蒙古人种，有“B”基因的就是尼格罗人种，事实是这样吗？若真有这些能够决定人种的基因存在就好办了，但事实上人们到现在也未发现过这样的基因。一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对蛋白质、酵素、血型 and 基因排列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弄清楚一个人到底偏向于哪个人种。然后，还要从遗传距离来考虑。例如，和中国汉族人相比，日本人和智利的土著民族更为接近。

虽然研究者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也会广泛使用“人种”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来借以对人种进行准确的划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与“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尼格罗人种”等这些名词比起来，用亚洲人、欧洲人或非洲人代替更好。

在去中亚的途中，我曾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我从蒙古进入中国，然后走丝绸之路，骑着自行车沿天山往西，悠闲地去往伊朗。正如我们所说的“蒙古人种”一样，蒙古人和日本人有些相似，都长着典型的北亚人的脸。进入中国后，我遇到了维吾尔族人。虽然他们也是亚洲人，却带着一些异国色彩。不过，哈萨克人和日本人则非常相像。随后，我前往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我在一户人家借宿。这户人家和日本人很像，于是我便问：“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回答：“我们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

若在哈萨克斯坦遇到他们，我大概不会认为他们和日本人相像。回想一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的面貌发生变化的？想了好久却毫无头绪。我注意到，他们并

不是在哪个地方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是慢慢地改变的。土库曼斯坦的旁边就是伊朗。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他们也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我清楚地感受到，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也并不是在某个地方被明显划分开的。现在，我所走的街道的北面是来自蒙古、古代突厥的游牧民族，而南部绿洲上的居民都属于伊朗。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混血，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书中有一幅彩色插图，照片上的母子是住在埃塞俄比亚达纳基尔沙漠的阿法尔牧人。阿法尔牧人是伊斯兰教徒，据说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徙过来的。在我待在他们村子期间，正好赶上这张照片上的孩子出生。在他出生之后，他的母亲身体很不好，便把我请去看病。因此，在得到他们的允许后，我拍下了这张喂孩子吃奶的照片。让我较为震惊的是，这个孩子竟然有明显的蒙古斑，而且，孩子的皮肤是白色的，母亲却是黑色。按下快门的我有些兴奋。按以前的识别方法，从基因的角度来说，这孩子属于尼格罗人种，但从肤色看，他又属于高加索人种。要是看看孩子的屁股，就会认为他是蒙古人种。

在东京大学的综合研究博物馆里，陈列着现代人的头骨和已灭绝人类的头骨。原人、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头骨都与现代人的头骨有明显的不同。可是，看现代的非洲人、欧洲人以及亚洲人的头骨，几乎是找不出什么区别的。

我是想找寻蒙古人种的祖先才开始这次旅行的。结果在不断的调查中，却开始转向找寻人类的祖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定在了非洲。



据本书拍摄的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被评为
最赚眼泪的影片，获得了日舞影展评审团大奖。

扫码关注“庐客汇”，回复“伟大的旅行”，

观看草原女孩普洁一家的生活。

目录

中文版序 / II

引言 / III

1 南美 / 001

South America



- 卡韦斯卡尔族少女 玛丽亚·路易莎
- 维基契族的族长 卡洛斯·林科曼
- 原住民 塞克南人
- 神圣的日全食 安第斯山区
- 回响在安第斯山脉的非洲之魂
- 印加战士勇气的证明 投石战争
- 南美探险的起点 马奇根加
- 星与雪的巡礼祭 柯伊约特
- 印加后裔生活的村庄
- 在圭亚那高原看远古时的地球
- 亚马孙地区的猴子们
- 骄傲的高原森林民族 亚诺玛米

2 中美和北美 / 081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 保留了玛雅传统的全灵节
- 纳瓦霍之国
 - 创造一个和地球生态系统一样的星球
 - 捕鲸之岛
 - 白头鹗捕鲑鱼
 - 布鲁克斯山脉的猎手一家
- 沐浴在迪纳利的秋季
- 和日本人共同祖先的村民们

3 远东西伯利亚 / 133

Siberia

- 楚科奇壮烈的捕鲸之旅 ●
- 海象节 ●
- 神圣的驯鹿分割仪式 ●
- 用渔叉挑战巨型海象 ●
- 梦的判断与超常医疗 ●
- 驯鹿牧民的生活 ●
- 来自精灵的礼物 ●
- 饕餮贝加尔鱼，酩酊伏特加酒 ●



4 蒙古和喜马拉雅 / 181

Mongolia & Himalayas



- 草原少女普洁
- 冈底斯的朝圣者
- 藏传佛教的巡礼祭
- 喜马拉雅深处人们的祈祷
- 关野医生出诊记
- 严冬前的准备
- 与牦牛队同行

5 中东和非洲 / 223

Middle East & Africa

人类最初的森林破坏：黎巴嫩雪松 ●

不储存东西的平等社会 克艾古 ●

不储存东西的平等社会 玛疆盖尔 ●

达纳基尔沙漠中遇到的盐帮 ●

埃塞正教的圣诞节 ●



乌干达的森林和漫长的后记 / 255

译者后记 / 264



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扫码进入湛庐“心理、认知与大脑”读者群，
与小伙伴“同读共进”！

1 南美

South America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我已经在南美大地上进行过多次长途旅行。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便在深山老林里行走数月，也从没冒出过想吃日本料理的念头。





· 卡韦斯卡尔族少女 玛丽亚·路易莎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市）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我已经在南美大地上进行过多次长途旅行。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便在深山老林里行走数月，也从没冒出过想吃日本料理的念头。那时，反倒是对那些离不开日本菜的人有些嗤之以鼻：“好不容易跑这么远到南美来，怎么还离不开日本菜呢！”但到30岁以后，如果还是长时间待在山里，而且一直与当地的饭菜为伍，我就会思念日本菜了。如今，跨过40岁门坎儿的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只要到了大城市就一头扎进日本餐馆的人了。

在南美，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其首都必有日本人经营的日式餐厅。在这些餐厅里，可以吃到寿司、生鱼片、天妇罗以及日式火锅等所有的日本特色菜。然而很奇怪的是，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城市就难觅日式餐厅的踪影了。即使有日本人经营的饭馆，也是靠本地口味而立足，因为地方城市并没有对日本料理的需求。

如果我身在一个没有日式餐厅的地方城市，而又特别想吃日餐时，就会选择去吃中餐。即便是在地方城市，也随处可以找到中餐厅。人口数量达到10万以上的蓬塔阿雷纳斯市位于地球最南端，这里也有一家中餐厅，叫作“金龙菜馆”。1994年8月中旬，旅途中的我和卡韦斯卡尔族少女玛丽亚·路易莎在这家餐馆吃了一顿饭。这也是玛丽亚生平第一次吃中餐。

金龙菜馆室内布置以金色和红色为主基调，配以黑色装饰，挂了不少坠着红流苏的灯笼，充满了中国气氛。里面摆了一些圆桌，但是从来没见过所有桌子都坐满客人的场景，总是空空荡荡的。我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耳畔响起了邓丽君的歌。可能是看到有日本人进了餐厅，店主特意播放的。不过，在这样浓厚的东方氛围中，走过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招待，还是让人感觉有些异样。她笑着用西班牙语问我们：“馄饨汤？”倒也不是这家的馄饨汤有多好吃，只不过我每次来这里不是点馄饨汤就是点烧卖，成了“老几样儿”了。

玛丽亚很安静，没有主动跟我谈什么，只是一直盯着墙上挂着的诗句，然后，目不转睛地问我：“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卷轴上写的是一个巨大的“忍”字，下面还有两句话：“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否应该马上把意思翻译给她听，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想，这样的话语不该说给我们这些本已谨小慎微地生活的人听。于是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注释。

“面对欲望时，如果我们总能想‘这样就足够了’，就能一直保持快乐。而且，容忍能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安详。”

其实，卡韦斯卡尔族人一直过着知足、容忍的日子。这句话对于对欲望永无止境、贪图享受以及拜金主义的人而言，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



1989年，我与玛丽亚相识。那一年的3月和10月，我曾在伊登港短暂停留过两次。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海峡的卡韦斯卡尔族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一样，人口在急剧地减少。据说在19世纪后半叶这里还有4000人左右，后来白人来到这里，经历了虐杀和传染病后，很多人死掉了。到1972年，这个民族只剩下47人。1989年，在我初次访问当地的时候，这个民族只有16个人了。

当时，卡韦斯卡尔族人以捕鱼为生。不过，他们买不起白人们使用的那种配备了潜水用具的高级捕鱼船，从动力上根本就无法与人家一决雌雄。工作上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炒鱿鱼，只能靠不时地打一些零碎散工来维持生计。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他们还会靠喝廉价的酒打发时光。长期以来造成了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变得容易患病。

我在伊登港待了一个星期，有幸借住在卡韦斯卡尔族人首领的家里，结识了他们家的独生女玛丽亚。在我离开伊登港之前的一天，我问玛丽亚：“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原本我以为她会回答“教师”或者“护士”。然而，当时正在擦着刚刚洗好的碗碟的玛丽亚在听到这个问题后，稍稍停下手里的活儿，歪着脑袋开始思考。过了半晌，她看着我，然后笑眯眯地说：“我想做考古学家。”

这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预想不到的答案，却轻轻地从她口中说出来了。

我再追问：“以前有人问过你同样的问题吗？”

“没有，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时她 12 岁。迄今为止，我问过很多土著民族的孩子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回答。当时我想，她是不是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弄混了？于是，我让她拿出她上课用的历史课本给我看。课本中讲的是欧洲的历史，而对西班牙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前的智利的历史则只字未提。即使是在西班牙人移民此地后的历史中，也没有任何提及土著民族的部分。一句话，这本教材讲的是智利白人的历史。

在我翻看那本历史课本的时候，玛丽亚给我拿来了另外一本薄薄的、像是一本宣传手册的书，然后跟我说：“这是去年 10 月，奇洛埃岛的维基契族族长来这里时给我的。”那是一本维基契族人自己编写制作的、维基契人眼中的智利历史著作，书中通过大量的图画对历史进行了生动的记述。看到这本书，我顿时明白了，并问她：“你所说的‘考古学’，就是学习、研究自己的祖先的历史吗？”女孩子用略微提高了一些的声音，有力地回答我说：“是！”“你想不想学卡韦斯卡尔族的语言呢？”小姑娘语气坚定地说：“想学。虽然我现在基本上不会说，但是以后想让爸爸妈妈教我说。”

玛丽亚的父亲，卡洛斯·辛奇先生自 9 年前染上结核病后就不做渔夫了，家里现在靠辛奇太太制作的树皮筏子和用芦苇编制的筐维持生计。5 年前，辛奇先生住进了蓬塔阿雷纳斯的医院，接受了肺部部分切除手术。



独生女玛丽亚是辛奇夫妇的心肝宝贝。说起女儿，夫妇俩的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儿。两个人都希望女儿想要研究卡韦斯卡尔族的历史和文化，做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成真。辛奇先生认真地教女儿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使用的卡韦斯卡尔族语，玛丽亚也极其投入地学习这门在学校完全用不到的语言。在玛丽亚确立了“要成为考古学家”的理想的 5 年后，也就是 1993 年 11 月，我听说她在蓬塔阿雷纳斯的一所由修士修女们经营的女子中学上学。在智利，小学要上 8 年，中学 4 年。每年 3 月开始新的学年，12 月结束。这样算来，玛丽亚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我非常喜欢怀抱着梦想勇往直前的人，因此更加关心玛丽亚是否还怀有